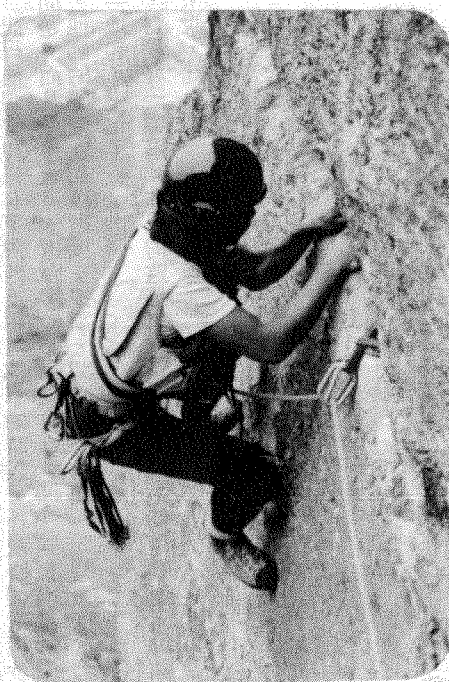


香港行友登台灣大霸尖山.....葉祥攝...封面	香港行友登大霸尖山.....葉祥攝...封底	香港電台秋季野外大旅行.....司馬龍攝...封底	野外之聲.....本刊...封面裡
目錄.....3	在野論說 失地千里.....一心.....4	花鳥蟲魚	香港的蝴蝶.....漁父.....6
攀石	勇闖人工石場.....康威.....8	野外風光	香港羣山譜——港南羣山.....易虎.....12
訪問、報導	平洲行友之友——		

詹友達訪問記.....劉佩蓮.....17	從蘇添順聯水遇險說起.....黃杏兒.....20	香港電台秋季野外大旅行.....黃杏兒.....22	香港保護自然景物協會.....長春社.....24
一九七八年環境步行	隨筆	綠野輕語.....程念.....30	荒野筆談.....野狼.....31
本月份各旅行隊活動程序.....32	政府康樂體育事務處活動介紹.....37	境外遊踪	登大霸、下武陵.....王麗嫻.....38
嚮導感言.....高銘和.....46	本刊十月份「讀者、作者、編者交誼活動」.....48		



岳峯攀石用品店

專售：攀石器材
旅行露營用品

另有營燈、爐、營具、帳幕出租

修理一切旅行爐具

歡迎訂造攀石服裝及各款帳幕

深水埗荔枝角道335號C地下

(桂林街交界)

電話：3-619133

附設岳峯攀石與旅行組領券處

經銷名廠纖維膠架及鋁架背囊由\$65.00至\$130.00

76 主角懷舊尋白骨

華山攬秀訪古碑

十月十五日(星期日)分兩線活動：

●專車至元朗凹頭紅毛橋起步，看昔日渡頭及煙槍地，再至圭角山畔逢吉鄉，該處之遊覽重點有將軍府、鄧族先人創建之力瀛書院遺址、「飲水思源」之圭角泉，以及妙覺園內之白骨墳，墓中人曾有一段與古慶園有關之事實，但與今日園前銅碑所載者迥異，屆時將由資深嚮導一一詳細解說，以提高野外知識及遊者之樂趣。回程時間充裕將漫步經東坑嶺古練武場及無字碑之「鐵爐墳」。專車至屯門墟市自行午餐。

下午專車至上水華山，登頂近瞰文錦渡、老鼠嶺、打鼓嶺等邊區風光並縱覽被行友稱為「萬里長城」之華山山脈，順訪古籍亦有記載之祈雨碑，拭碑讀字及講述者年求雨事跡。

77 專船北航吉澳海

紅石西流三極涌

十月十五日(星期日)水陸組合式賞遊，專車至馬料水轉船，出大赤門繞黃竹角穿紅石門，細賞赤岩海岸，船泊印塘靜境三極村，登岸輕步山尾過小灘至荔枝窩，沿途為林蔭幽徑或平緩鄉道，行程一小時。不步行者可隨船航遊印塘，登陸西流崗，經青洲灘過至荔枝窩會合，共赴吉澳市集午餐，自備食物或光顧島上食肆均可。午後登黃嶼山，乘退潮履神筆，行來雖上高落低，但全程山環水繞，風光綺

麗，景緻優美，為賞遊印塘如畫風光的上佳遊程。

78 「野外」月刊響應

長春社環境步行

十月廿二日(星期日)香港保護自然景物協會(長春社)舉行一九七八年度環境步行籌款

，本刊熱烈響應，並呼籲讀者、行友踴躍參加，詳情請閱本刊第廿四至廿九頁。

79 更鼓樓上龍落水

平洲奇石賞不完

十月廿二日(星期日)專車至馬料水轉船，出吐露港直駛平洲，欣賞島上千奇百怪，層層疊疊，色彩瑰麗的岩石，全遊更樓石，難過水，鶴岩，龍落水，斬頸洲，貓公洞諸景，樂水者可浸泳大塘灣，下午四時回程。

80 帽山川龍敲响石

松園林道聽泉聲

十月二十九日(星期日)舉辦。行程範圍以環繞大帽山區為至。趁著秋季涼節，精選短程漫遊，好讓廣大讀者能登高覽勝、舒展胸懷、共同享受郊野樂趣。

該日行程首站選遊大帽山西面高地，從最佳角度賞帽西雄姿及全港最新景貌。行程以全錦公路蝴蝶地作起點，訪遊川龍及响石村，登臨敲之可鳴之「响石」。沿途步行多為昔日軍路或明顯山徑，非常輕鬆好走。

81 塔門登山訪奇洞

吉澳鴨洲逐島遊

十月廿九日(星期日)乘專車至馬料水轉船，直航大赤門外，先窺北風門珊瑚礁，再登塔門島，漫步孝子角及「萬里長城」，近賞赤洲紅岩及弓洲「獅子滾球」，述鏡排海難慘事，攀奇石龍頸筋，涉塔門洞，中午於島上酒家自由午餐。

下午續繞航黃竹角咀，過直門近賞奇石「麒麟探青」，航遊境內山水勝蘇杭之印洲塘，登鴨洲，穿鴨眼，踏狗頭石，人頭石，探鴨洲洞，再迴航山明水秀之吉澳遊覽。

次站轉入帽北林村谷，訪社山村「神木」並登蓮坑、蓮坑地處龜山及錦山兩村之來往要衝，為極富田野氣息之深山村落。大隊至此並安排上登高五八〇呎之蓮坑山，該山視野極為遼闊，人立峰上可飽覽大刀岩雄姿，及可鳥瞰林村谷風光。繼後沿車道步行入埔墟午餐。下午專車入埔墟松仔園特別植林區。該區位於大埔道怒水橋(即猛鬼坑)一帶，為政府漁農處管轄之面積廣大林區之一，區內林木高聳，可蔽天日，到處溪流密佈，水聲淙淙，環境則清幽絕俗，了無煩囂，區內除有漁農處所訂之各種顏色步遊路線外，更有複雜難辨之其它幽徑，故屆時除由資深行友作嚮導外，並將詳細講述該區之地形環境及可供步遊之種種途徑。三站步遊回程均為一小時許，專車約於下午六時返回市區散隊。

在野

失地千里

竟然已是八年前的事了。

一大羣熱中於遠邊「僻地」遠足的青年，正奇怪於自己所喜歡參加的旅行隊，為何老是開出只從白沙灣、何東樓、和宜合、汀九起行的節目，昔日從遠邊起行如：麻雀嶺、雞谷樹下、五潭溪口、紅樓白角、流浮山白坭、大網仔、大環頭的節目都消失了。從麻雀嶺起行，可以橫掃北陸，從雞谷樹下起行，可以作東北海岸大網邊，從五潭溪口起行，進可以直接撲黃竹角，退可以環走船灣海，從白角起行，可以縱走泰西羣山，從白坭起行，可以西南出爛甲咀，又東南返紅樓。：真是「節目詎有窮，看隊友豪情所寄，快意所趨。」

不是說從汀九、從和宜合、從何東樓、從白沙灣起行就沒有愉快的旅程可享受，而是說「近境」、「遠邊」起行的節目最少應作「梅花間竹」地分開，不能「一面倒」。

後來據了解，是經營「廠車」送接遠足者往返的人出的「辦法」，他們不喜歡一送一接，尤其「遠邊」，因為他們的車，不能「做兩轉」。要嗎，你上午七點開車，下午七點半到接——要是去麻雀嶺的話。

照他們的「主意」，時在秋冬，旅行者真是要「日未出而作，日既入而未息」，虧他講得出。

古人有言：「人之情乎人之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嗜欲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乎，人之情甚不美。」

虧人們說得出香港是現代化商埠，而視為市民行樂之區的整個東海完全沒有碼頭。除了我們曾經幾度力竭聲嘶之外，也未見有人有興趣插句咀。

沒有碼頭就得找駁艇。去年，手搖的駁艇三十元或三十五元，今年要八十元。稍為機動的起碼一百廿元，一百五十元或更高。

租用駁艇已生困難。至於小碼頭，不合標準的碼頭，也因趁潮高泊岸時船主船員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如遇強風浪急，尤覺驚心：……看來此僅存之機亦幻滅了。

昔日曹孟德詩云：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把船開到海上去而竟無法可以登陸，這樣去來還有什麼用呢，此謂之「海上亦失地千里」。

古蹟坐牢

糟了很久的古蹟保存，結果真的實行起來了，此舉自前年起似已開始，但一直沒有興趣去評論它。

熟知何方何處已實行「保存」古蹟的工作，筆者可算是其中之一。

說來無人敢相信，原來「保存」或「保護」之法，正如街知巷聞的「鐵籠」護窗式把古蹟（主要是摩崖石刻）關起來，鎖起來。

平常住宅樓宇的鐵籠還講究「藝術」，此則全然亂來，其中以「鮑魚角」、「蒲台」、「長洲」、「大浪灣」所見者皆劣。

當知所謂保護，不是防人去「劫奪」，「破壞」，而是防止繼續受到天然力的（風化）破壞，此點簡單的道理竟不明，有誰告訴我，他們到底是讀什麼書來的？

記得他們當初只有東拼西湊兩三部車的時候，什麼時間送接皆不成問題。而且保證永遠永遠合作。等到他們的「規模」似有進展的時候，他們的聲帶就如攝影機一按掣，閃光燈「同期」即閃一樣，「同期」地起了變化了。

對愛好「遠邊」啟程的遠足者來說，對長於主持是類遠足的領導者來說，此之謂「失地千里」。

海上又失地千里

大概八年以來，情況改進了許多。

從遠邊啟程的遠足節目，有時多達十車八車，現在很像至多只能有三四車。一是領導節目的吸引力只能如此，一是出車者的扼殺力令其如此。

剛才所說是陸上「失地千里」。

在另一面，海上也失地千里。

有位好友把此事說得有層有次，我覺得其中也有點道理。

他說：在境內，要領導海上旅行先得有「制海權」，——有長期的適當的船隻可用。

其次，要看那裏有碼頭。

又其次，要看那裏有小碼頭，待漲潮而行事。

又其次，目的地雖無碼頭，但有駁艇可租，仍可作適當的運用。其籌劃之困難如此。

不要說得太遠。就以今夏來說，在某漁港，某隊用慣了某人的船，炎夏未至，不論用什麼價錢，船也「壞了車」。

雖說某船公司指摘（此二字一般人都誤作「指責」）當局所建碼頭糟透，尤其是平洲塔門東涌的碼頭云云，這點當然極對，但雖糟而仍算「有」，總比「空」為佳。

垂危

有一小童，年僅四歲而很聰明，聞見廣，歐美日韓皆有其遊蹤。有一次，他問什麼是「垂危」。

因他母親的叔父，經營生意被騙巨資，鬱鬱以病以危，外婆家裏的人都在說他「垂危」。

如果我有機會帶此小童經過尖沙咀，給他看今日尖沙咀的鐘樓，我會對他說：

此鐘樓「垂危」。

因鴉片戰爭而香港開埠，其副產品是九龍半島的經營。我母親昔年曾說，少時聽說省城正在造條鐵路去香港，行的是火車。因造鐵路始有鐘樓，鐵路與鐘樓，無論如何，沒有什麼「古」之可言。當尖沙咀火車站決定要拆之時，有人嚷着（此種事他們一定要嚷的，有無碼頭在海外可用則與他們無關）整座火車站有紀念價值，不讓拆。結果半讓步答應拆鐘樓。

今車站大樑大鈎的在拆卸，鐘樓垂危。本來四面有「鐘面」，今似三面已貼有大「膠布」，其剩下的一面，存在着非常欠準的指針，所謂垂危者若此。

美國某城有座自由鐘，筆者曾履其地，亦頗曾學人有低徊不能去之感。今尖沙咀此「時」鐘，何能與前者並論。

今只欲談一事，香港有很多大銷產品，大財團，最「恨」（喜歡也）宣傳，自我揚名。我常覺得奇怪，要揚名莫若建一大鐘樓，或到處建鐘樓。尤其是幾個鐘錶牌子競爭激烈，而竟無一敢建大鐘樓，以稱雄於一時。

我雖然不喜歡「廣告」，但我仍然「不合理」地希望在統一碼頭，在梅窩、在鹿頸、在平洲、在蒲台、在西貢圩、在十四鄉、在赤徑、在吉澳能見到我所欲見的鐘樓。

訂正 上期本欄第七頁第四行「米啞」應為「迷啞」。